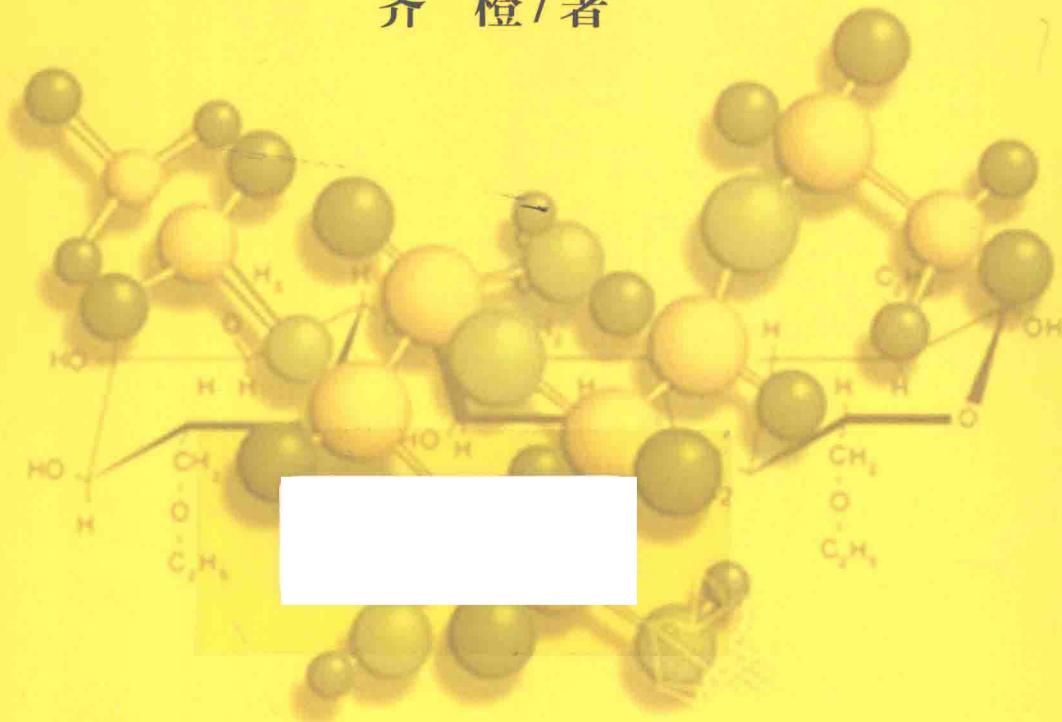


工业称霸 材料为王 起点中文网政商小说扛鼎之作

材料帝国

2

齐 橙 /著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集团
21st Century Publishing Group

材料帝国

②

齐 橙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材料帝国 2 / 齐橙著. -- 南昌 :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集团,
2015.5

ISBN 978-7-5568-0787-1

I . ①材… II . ①齐… III .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 ①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101704 号

材料帝国 2

齐 橙 / 著

责任编辑 刘 刚

出版发行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集团

(江西省南昌市子安路 75 号 330009)

www.21cccc.com cc21@163.net

出版人 张秋林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建泰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5 年 10 月第 1 版 2015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mm × 1000mm 1/16

印 张 24

字 数 350 千

书 号 ISBN 978-7-5568-0787-1

定 价 40.00 元

赣版权登字—04—2015—325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寄本社图书发行公司调换 0791-86524997

目 录

第一章 青锋厂开起了招标会 / 1

在秦海、宁默等人的努力下，钢铁厂顺利完成了出口伊拉克的工兵锹任务，同时也兑现承诺，向省军区无偿提供了第一批工兵锹，此举大获军方好评。借着和军方的这个生意，秦海自己的事业开了个好头。青锋厂那边，则更是红红火火，新建成的实验室起了大作用，从浦桑汽车国产化办那里承接来的零件项目，也陆续完成了技术研发，可以开始进行生产了。这一次，在秦海的建议下，青锋厂破天荒地开起了招标会。

第二章 进军日本特种钢市场 / 39

青锋厂生产的旋耕刀片通过了日本福冈会社的验证，福冈会社的副社长岸田邦夫专程来到平苑考察青锋厂。平苑县全县上下无比重视，然而岸田邦夫却点名要秦海这个小青工陪同。参观过程中，秦海和岸田邦夫不动声色的你来我往，彻底打消了日本人想同青锋厂玩些小手段的想法。考察结束，签订完协议之后，岸田邦夫要求去秦海家做客，借着这个机会，秦海向岸田邦夫提出了一个令人意想不到的合作。

第三章 点石成金的快硬水泥 / 77

秦海为帮对门王晓晨教育她的弟弟，带着宁默和钢铁厂的乔长生来到平苑县内，在教训王晓晨弟弟的过程中，遇到并收拾了沦为小混混的钢铁厂老厂长傅文彬的儿子黑子。一番询问之下得知，原来调去曲江农场的傅文彬正被日益萧条的农场搞得心力憔悴，病患缠身。在乔长生的请求下，秦海来到农场，一向能化腐朽为神奇的秦海，又在农场的水泥厂里，发现了新的商机。

第四章 拼死挽救宝贵的矿渣 / 115

平苑县又来了个日本人，大东亚共享绿色基金的副会长川岛一郎来到平苑钢铁厂，说是要帮助当地改善环境，无偿将钢铁厂的废矿渣运回日本处理。平苑县相关部门乐开了花，然而秦海却意识到这个日本人无偿处理废矿的目的并不单纯。秦海一方面将废矿渣送去检验成分，一方面拖住川岛一郎。谁想到，川岛一郎绕过了秦海和平苑钢铁厂，直接将目标锁定了省内数一数二的北溪钢铁厂。得知这个消息，秦海和宁中英一起赶赴北溪钢铁厂，拼死也要挽救这批宝贵的废矿渣。

第五章 成立北溪特种钢材厂 / 153

废矿渣事件在秦海和宁中英的拼命阻拦下，得到了圆满的解决，秦海本人也因此而进入了安河省副省长杨亦赫的视线之中。一直打算将北溪钢铁厂作为改革试点的杨亦赫，将秦海视为了最好的改革执行者。1986年春节过后，受省政府和北溪市政府的委派，秦海带着自己的班子，来到北溪钢铁厂，组建了北溪特种钢材厂。而初到北溪钢铁厂，秦海就好运地挖到了一个因政治问题而被打入冷宫的管理奇才。

第六章 老矿长与二十个孩子 / 190

北溪特种钢铁厂正式开始生产，却遇到了原料不足这只拦路虎。为了采购煤炭，秦海带着黑子来到了煤炭之城曲武。同住一间旅馆房间的采购员刘子文告诉秦海，自己联系上了建兴煤矿的矿长沙仁元，然而沙仁元要求二十万元的回扣，刘子文无法提供，情急之下想请秦海一起承担。为了得到这批宝贵的煤炭，秦海和沙仁元见了面，谁知道这次见面，不仅改变了秦海对这个要回扣的矿长的态度，还促成了一个工业陶瓷厂的建立。

第七章 一群养不熟的白眼狼 / 228

青锋厂承接的 37 个浦桑汽车零件项目的科研攻关顺利完成，并且投入生产。为了表彰青锋厂，浦桑汽车国产化办决定在青锋厂开一个现场会。青锋厂和平苑县为了现场会的顺利召开，忙上忙下，然而将要前来参加现场会的零件项目的协作单位们，却在翟志国的煽风点火之下，建立了一个同盟，打算在现场会上以停产为手段要挟青锋厂让出部分利润。

第八章 商品经济与契约精神 / 265

借着众协作厂逼宫这一契机，机械部副部长苏成英给现场的所有人讲起了契约精神，并坚定地站在了青锋厂这边，要求按合同解决问题。在会议的间歇，红海实业公司的总经理陈鸿程找上了秦海，想要成为青锋厂甚至整个北溪生产的汽车零件的代理商。陈鸿程的出现成了压垮众协作厂的最后一根稻草，这场逼宫最终以失败收场。而陈鸿程此次的出现，也为秦海带来了一些意想不到的收获，钢铁原料的难题，终于找到了解决之法。

第九章 生意轻松做到了欧洲 / 302

依靠陈鸿程的关系，秦海和陈鸿程随红原省的考察团一同来到西班牙马德里。初到西班牙，秦海就卖出了一份特种钢材的配方，并且利用这笔资金开始进行自己在马德里的一系列计划，将生意做到了欧洲。在西班牙奔波期间，秦海无意中了解到同行的红原钢铁厂的一行人打算从西班牙奥索冶炼技术公司采购一台冶炼炉，并且遭遇到了困难，心思活络的秦海在帮助红原钢铁厂的过程里竟又发现了新的机遇。

第十章 把一台设备变成两台 / 340

秦海通过自己短时间内在马德里建立起来的人脉，成功掌握了同奥索公司谈判的杀手锏。经过一轮压倒性的谈判，奥索公司不得不同意了秦海的报价，将原本 2200 万美元一台的设备，以 1600 万美元的价格出售给了红钢两台。而其中一台，则落到了北溪钢铁厂的囊中。除了设备，秦海还将特种钢铁销售进了欧洲，并且换回了大量原材料，收获颇丰。回到国内，秦海顺道拜访了杨新宇，没想到杨新宇又给秦海布置了一个新的任务。

第一章 青锋厂开起了招标会

在秦海、宁默等人的努力下，钢铁厂顺利完成了出口伊拉克的工兵锹任务，同时也兑现承诺，向省军区无偿提供了第一批工兵锹，此举大获军方好评。借着和军方的这个生意，秦海自己的事业开了个好头。青锋厂那边，则更是红红火火，新建成的实验室起了大作用，从浦桑汽车国产化办那里承接来的零件项目，也陆续完成了技术研发，可以开始进行生产了。这一次，在秦海的建议下，青锋厂破天荒地开起了招标会。

如果让秦海再做一次选择，他绝对不会让宁静、秦珊和王晓晨同时坐进吉普车里。这三个女孩子只是经过了非常短暂的矜持，就互相打得火热了。从青锋厂到县城这一路上，三个女孩叽叽喳喳，宛如一千五百只鸭子同时冲进了水塘，把秦海的脑袋瓜都吵得要裂开了。

在秦海的印象中，大妹妹秦珊是个比较文静的女孩子，而自己的对门王晓晨虽然话多一点，但至少也是个本分、保守的农村姑娘。可是当她们与宁静这个活泼的丫头凑在一起的时候，就迅速地被调动起来了，随便一个根本不好笑的小笑话都能让三个人笑得前仰后合，倒让沉默不语的秦海显得像个傻瓜一般。

本来，宁静在秦海面前说话就有些没遮没拦的。这一次，她见秦海带了自己的亲妹妹来，心里隐隐有了些争宠的心态，于是表现就更加积极了。

来到平苑百货商店的门口，秦海停下车，带着三个姑娘进了商店。琳琅

满目的商品一下子就让秦珊的眼睛发花了，脚都有些迈不开。宁静一马当先，带着众人一个柜台一个柜台地浏览，同时不停地给秦家兄妹出着主意：

“秦海，看这个脸盆多好看，你不给珊瑚买一个吗？”

“秦海，有打折的花布，不要布票的，你给珊瑚买一块做衣服吧……”

“珊瑚，这种浦江的香皂特别香，女生洗脸最合适了……”

也不知道女孩子之间怎么能够熟悉得这么快，秦珊一转眼之间在宁静的嘴里就变成了“珊瑚”，而且叫的人和答的人都没有丝毫违和的感觉，倒是秦海听着浑身起鸡皮疙瘩，想反对又找不到由头。

“小静，我不用买这么好的东西，很贵的……”秦珊跟在宁静的身后，多少有些怯生生的感觉。她曾经有过几次去姜山的县城逛百货商店的经历，除此之外就只是在镇上买过东西。看到这么多五彩缤纷的商品，再看看上面贴着的手工书写的价签，她感到压力极大。

“其实……热水瓶不用买彩壳的，网眼的这种便宜多了……”王晓晨走在秦海的身边，讷讷地发表着建议，她是感觉宁静有些大手大脚了，日用品能用就行，要那么漂亮有什么用呢？

“没事，小珊喜欢就行。”秦海呵呵笑着，只管掏钱买单。军方采购军铲的预付款马上就能到账，到时候他就是一个坐拥十万资产的大款了，买个热水瓶还需要考虑省三块五块的事情吗？

“小静，我也觉得，买这种网眼的热水瓶就可以了，彩壳的多贵啊。”秦珊小声地对宁静说道。

宁静把嘴贴到秦珊的耳边，说道：“不用担心，你哥有钱着呢，听我哥说，你哥马上就能变成一个万元户。”

秦海给宁默他们许下巨额的分红，宁默得意非凡，回到家照旧很嘴欠地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妹妹，然后再叮嘱妹妹千万要保密，不可对父母提起。也许是因为宁默说的钱数过于骇人听闻，宁静这一回居然破例没有向父母告密，但这样的消息在她心里还是憋不住，见到秦珊，自然就要透露一二。

秦珊早已听秦海说起过钢铁厂的事情，虽然不知道利润能够丰厚到何种程度，但万元户这个水平，她还是多少能够想象得到的。她扭头看了一眼秦海，然后同样小声地对宁静说道：“我哥说，有钱也不能乱花，要留着扩大再生产

呢。”

“啊？他还要扩大再生产啊？那岂不是要当资本家了？”宁静吃惊地问道。

“我也不知道，不会是资本家的……政治课上不是说了，中央提倡搞多种经济形式并存吗，我哥他们这个应该算是……”秦珊开始用她那点可怜的政治常识替秦海辩解着。

“你们也学了《决议》吗？我们老师说，这个高考肯定要考的。”

“我们也学了，不过老师说，说不定到咱们高考的时候，又要开新的会，那时候就不会考这个《决议》了。”

“不会的，我们老师说这个《决议》是个纲领性文件，这几年都不会改的。”

“真的，你们老师肯定比我们老师知道得多……”

“呃……她们在说啥，你知道吗？”秦海无奈地看着王晓晨。他只能找王晓晨当同盟军了，这两个同样读高中的女孩子一说起学习的事情就全然忘了逛街的目的，思维变化之快，让秦海的脑子完全跟不上。

“她们两个学习好用功哦，我弟弟就没有她们用功。”王晓晨不无羡慕地看着宁静和秦珊，对秦海说道。

“好吧……”秦海没话说了，这是一个全民关注教育的年代，在青锋厂的时候他也已经感受到了，包括项纪勇、冷玉明他们几个，凑在一起谈孩子教育的时间也比谈生产或者技术的时间多得多。

逛完百货商店，在王晓晨的指挥下，众人又去了五金日杂商店，采购铁桶、铁锅一类的家居用品。这一趟逛街收获极大，幸好秦海开了吉普车来，车里除了坐人的地方，其他地方都塞得满满当当的，三个姑娘每人怀里还抱着一些东西，不过一个个都兴奋异常。

在一家名叫“欣欣”的港货商店里，秦海给三个姑娘每人买了一条漂亮的红纱巾，宁静倒是欢天喜地马上就接受了，而且不顾酷夏的火热，当时就系在了她那修长的脖颈上。秦珊心中一半是欢喜，一半是心疼钱，但鉴于秦海是给大家一起买的，她作为妹妹又不便反对，于是也扭扭捏捏地学着宁静的样子，把纱巾系在了脖子上。

最为窘迫的莫过于王晓晨，作为一个 20 岁的姑娘，这种时下在时尚女孩中最流行的纱巾曾经无数次出现在她的梦中，但 5 元钱一条的高昂价格

又是让她望而生畏。秦海把纱巾递到她手上的时候，她用非常激烈的态度表示着拒绝，只差甩下众人夺路而走了。

“晓晨姐，你就收下吧，你看我和小静都有了，你也收下吧。我哥难得大方一回……”秦珊在一旁敲着边鼓。

“他是你哥，我……”王晓晨拼命找着拒绝的理由。

“那我呢？”宁静上前笑着说道，“晓晨姐，你要不收，我也不好意思收了，可是我好喜欢这种纱巾哦。我叫我妈妈给我买，说了好多次她都不肯，难得秦海大方一回，你就收下吧。”

“这……”王晓晨本来也不是擅长辩论的人，被宁静这样一说，她倒有些不好坚持了。宁静说了，如果她不收，宁静也不好意思收。如果因为她的缘故让宁静不能收下这条纱巾，宁静岂不是要生她的气？可是收下吧……这算什么名目呢？

“晓晨，你别不好意思了，其实我送你这条纱巾，是想贿赂你的。我和小静的哥哥宁默，就是胖子，借了钢铁厂的地方在炼点废钢，做点小东西卖。中间可能会涉及一些探伤的工作，到时候我可能要请你下班以后去帮帮忙。这条纱巾就算是预付的订金，以后请你做事的时候，我们还会给付报酬的。”秦海说道。

“好呀，好呀。”王晓晨赶紧答道，“你们要我帮忙，随时叫我就好了，只要我有时间就会去。报酬我就不要了，那这条纱巾我就收下了，谢谢秦海哈。”

“秦海，你好过分啊！”宁静瞪着眼睛对秦海斥道，“你竟然用一条纱巾就骗得晓晨姐去帮你们做事情，太廉价了。不行，晓晨姐，你一定得让他们给你付报酬！”

“不用的，不用的，出点力又不用花钱，秦海他们做点事也蛮不容易的。”王晓晨答道。

秦海开着车先把王晓晨和宁静送回青锋厂，然后才载着秦珊和满满一车东西，返回钢铁厂。

秦珊坐在前排副座上，扭头看着后座上堆着的各式生活用品，有些不安地问道：“哥，今天是不是花了太多钱了？”

“唔？没有吧。”秦海开着车，随意地回答道。

“我算了一下，花了有 520 块钱了。”秦珊小声说道。刚才在买东西的时候，秦珊跟在秦海身边，一直都在默默地算着哥哥花了多少钱。看着一张一张的大团结送出去，她只觉得胆战心惊。

秦海笑笑，说道：“咱们要建一个新的家呢，花五百多块钱算啥？等咱们厂子挣了钱，咱们还要买冰箱、电视机、洗衣机、空调，光一个冰箱就几千块呢。你算算，咱们买个热水瓶需要斤斤计较吗？”

“哦……”秦珊不吭声了，她知道有些有钱的城里人家里是有冰箱、彩电，价钱她也大概知道。哥哥现在已经是一个城里人了，未来买冰箱、彩电也是可以预见的事情。想到自己的家里竟然会有这样一些高级的东西，秦珊有些莫名的恍惚感觉。

“可是……这三条纱巾本来可以不买的。”秦珊抚着脖子上的纱巾，对秦海说道。

“我看你们三个人在欣欣商店那里看了很久，都说好看呢。”秦海道。

秦珊道：“我们女生嘛，看到好看的东西，肯定是喜欢的。可是这么贵的东西，谁舍得花钱去买呢。”

“所以我就给你们买了呀，男生的作用，不就是帮女生花钱的吗？”秦海笑呵呵地说道。

“哥，我问你一件事。”秦珊神秘地说道。

“什么事？”秦海道。

秦珊道：“你是不是在和王晓晨谈恋爱啊？”

“噗！”秦海差点把一口老血喷到挡风玻璃上，“妹妹，你的想象力也太丰富了，你不去写小说真是浪费人才了。”

“我是说真的嘛，我看她人蛮好的，身体又好，长得又漂亮，而且也很能干……”秦珊迅速为王晓晨总结出了若干点优点。

“打住打住。首先，我现在才 18 岁，还不到谈恋爱的时候。其次，我要谈恋爱，也不是选劳模，不会因为谁能干就选谁。恋爱这种事情，是要看感觉的，王晓晨给我的感觉，就是一个邻家……大姐。”

“嗯，我也觉得晓晨姐当我嫂子不合适，她文化低，配不上你。”秦珊

迅速地就把新朋友给出卖了。也不能怪秦珊势利，从一个学习成绩还不错的高中生的角度来看，王晓晨这种没有什么文化的女工的确是配不上能干的秦海的。

“这话也不能这样说。”秦海道，“不过，我的确对她没感觉就是了。”

“哥，我觉得小静不错耶，她成绩好，以后肯定能上大学的。”秦珊又换了一个话题。

秦海点点头：“嗯，这丫头是不错。”

“你真是这样想的？”秦珊惊喜地问道。

秦海隐隐觉得有些不妙：“小珊，你是什么意思，什么叫我真是这样想的？”

“你真的想追小静吗？”秦珊道。

“啪！”

秦海从方向盘上腾出一只手，在妹妹的脑袋上猛拍了一下：“你也太八卦了，人家还是个高中生好吧。难怪你读书不好，成天就想着这些事情。我告诉你，高考之前，你如果敢琢磨谈恋爱的事情，不用爸爸动手，我就会把你打死。”

“干嘛打人家的头嘛，会把人打傻的。”秦珊揉着脑袋抗议道，“谁说人家自己要谈恋爱了，人家是帮你看想嘛。你是家里的独子，爸妈天天都盼着你早点结婚给他们生孙子，要不人家还懒得管你的事呢……”

接下来的一段日子，秦海就没有那么轻松了，平苑钢铁厂和青锋农机厂的各项事务都启动起来了，来自于岳国阳、宁中英等人的指令像一根根鞭子，抽得秦海像陀螺一样团团乱转。

军方转来的资金已经入了账，宁默带着李林广的信跑了省内的几家大钢铁厂，用收废品的价格把这些钢铁厂里当成累赘的废旧合金钢收购下来，又雇了卡车运回平苑钢铁厂。胖子从来没有像这些天这样玩命地干活，当他回到家的时候，身上又脏又臭，脸晒得黝黑，人瘦了十几斤，用妹妹宁静的话说，体形由正圆变成了椭圆。

“这是怎么搞的，怎么瘦成这样……”母亲宋玉兰一边给宁默烧洗澡水、

收拾脏衣服，一边心疼地说道。在此前，她一直都是操心儿子太胖的，真到儿子突然瘦下来的时候，她又觉得像是自己身上的肉被割掉了一样，疼在心里。

“我从梁关押了一车废钢回来，一路上不敢离车。路上那些老表，只要看到车上没人，他们就偷货，几十斤重的大齿轮他们都能扔到车下面去……”宁默大口吃着用鸡蛋炒的剩饭，用含糊不清的声音说道。

“吃慢点，不要急，真是头世造多了孽，怎么饿成这样。”宋玉兰唠叨道。

宁默道：“唉，别提了，这一路，两天一晚，我就吃了四个包子。今天早上剩的最后一个包子都馊了，我想了半天还是没舍得扔掉。要是没有这个包子，今天我就饿死了。”

“造孽啊，造孽啊。”宋玉兰道，“你在厂里好好地当着工人，跟那个秦海去疯搞什么。”

“我支持。”刚下班回到家的宁中英绷着脸说道，“小默就是该去锻炼锻炼，玉不琢不成器，我刚听秦海说了，小默这几趟出去采购废钢，做得非常好。”

“秦海真够哥们儿！”宁默由衷地叹道，“我还以为他要告我的状呢。”

“为什么告状？”宁中英问道。

“呃……其实也没啥。”宁默赶紧改口。在梁关钢铁厂，他因为一点琐事和当地人起了争执，和别人打了一场小架，回来之后，秦海对他一通臭骂。不过现在看来，秦海骂归骂，却没有向宁中英告状，这也算是够哥们儿的表现了。

“年轻人，就是要去经历一下风雨。”宁中英道，“不过，我可警告你们，挣钱是好事，但不能去做违法乱纪的事情，要合法经营，在外面遇到事情要相信当地的组织，通过组织的渠道来解决问题……”

“我去洗澡，我去洗澡！”宁默落荒而逃，对他来说，与其听宁中英的政治教育，还不如听宋玉兰的唠叨呢。

“我倒觉得，我哥跟着秦海学好了。”宁静在一旁评论道，“以前我哥哪会跟这些什么厂长、主任之类的打交道呢。”

“学好了就好。”宋玉兰从丈夫和女儿的话里得到了一些安慰，儿子瘦

点就瘦点吧，能学本事不是比啥都强？她转头看到女儿脖子上系着一条红纱巾，不由得又烦恼起来：“小静，大热天的，你围条围巾干什么，都围了这么多天了。”

“这不是围巾，这是纱巾，一点也不热。”宁静争辩道。

“你也真是的，人家秦海给他妹妹买纱巾，你也去争。咱们家和人家非亲非故，你怎么能拿他的东西呢。”宋玉兰道。此前宁静把纱巾带回家的时候，就已经向母亲交代过来了，对于秦海送纱巾给宁静一事，宋玉兰满肚子的不乐意。

宁静道：“怎么就非亲非故了，他剥削我哥帮他干活，我只是帮我哥讨回一点点工钱而已。”

“唉，年轻人的事，别管他们。”宁中英无奈地摆着手说道。他感觉秦海对他这个家庭的影响已经太大了，可是这些影响都不算是什么坏影响，而且他自己对秦海也颇为欣赏，这种情况下，他还能说什么呢？

废钢运到，平苑钢铁厂便轰轰烈烈地开始大炼钢铁了。安河工学院后续的实习学生也在其他老师的带领下来到了平苑，他们被派到冶炼一线，与乔长生等老工人一起工作。老工人们有设备操作上的丰富经验，师生们则精通各种原料配比、含氧量估计、脱硫脱磷操作等等。

秦海和李林广等老师共同攻关，提出了几种合适的钢材配方以及相应的冶炼工艺。这些配方是根据他们所拥有的废钢的构成来确定的，冶炼工艺也充分考虑到了设备和工人技能的局限性。

钢材经过冶炼、铸造、轧制等工序之后，按照与青锋农机厂的协议，被送往青锋厂进行机加工。机加工完成之后，工件又被送回钢铁厂，由秦海指挥着工人和学生们做热处理以及后期的一些旨在美化产品的处理。

第一批军铲如期交付了。葛东岩陪着 A 公司来的一位姓孙的军代表在平苑接收了这批军铲，将其送上了火车。看着火车渐渐远去，孙代表长吁了一口气，对葛东岩和前来送货的秦海说道：“这下子，我心里踏实了。”

“孙代表此前有何担心啊？”秦海笑着问道。

孙代表道：“实不相瞒，听说承担这批出口军铲任务的是一家乡镇企业，

我真是捏了把汗。外交无小事，军中无戏言，这桩业务，把这两样都占了，我还真有些不放心呢。”

葛东岩道：“孙代表，你就是不相信秦科长，也该相信岳司令员吧？岳司令员推荐的人，还能有差错？”

秦海在青锋农机厂的职务是宁中英的联络员，这个职务是没法拿出来说的。在钢铁厂，秦海要与方方面面的人打交道，没有一个头衔也说不过去，所以他就给自己封了个技术科长的职务，因此葛东岩称他为秦科长。

听到葛东岩的话，孙代表哈哈笑了起来，掩饰着自己的失言， he说道：“是不是，我丝毫没有怀疑秦科长的意思，只是大家不熟悉，我不敢太掉以轻心了。现在好了，秦科长他们提供的军铲我检验过了，全部是一等品，完全符合我们与伊方签订的协议要求，没有任何问题。平苑钢铁厂的技术实力，比我接触过的很多军工企业还要过硬啊，佩服，佩服。”

“呵呵，孙代表过奖了，我们只是想着为军队建设做贡献，必须保质保量完成任务。工人们的工作热情都很高，这些产品能够得到孙代表的认可，我们就放心了。”秦海入乡随俗地唱着高调道。

孙代表道：“其实你们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是你们的军铲的包装，让我大开眼界了。不瞒你们说啊，咱们国家出口的军品也不少，但都是一味追求质量过硬，包装方面简直是不堪入目。你们非但给每把军铲都加上了精美的包装，上面的英文说明也非常准确，让我这个老外贸看了都服气呢。”

“这个……主要归功于安河工学院的学生们，这些英文说明，都是他们给译的。我们比较遗憾的，就是找不到懂阿拉伯语的学生，否则就给配上阿拉伯语的说明了。”秦海说道。这些英文说明的确是他让学生们译的，但最终的润色却是由他自己完成的。以他的水平，写出一段让孙代表叹服的英文说明自然是不在话下。

“好吧，我要坐的车也到了，我们就此别过吧。”孙代表向秦海伸出手去，“秦科长，希望你们能够继续保持现在的质量，把后续的任务完成。”

秦海伸手与孙代表握了一下，说道：“孙代表请放心，我们保证按时保

质完成任务。如果有机会，还要请孙代表多多向国外推荐我们的产品，给我们争取更多的业务机会。”

孙代表哈哈笑道：“秦科长的经营意识很强啊，你也放心吧，这种能够为国家创汇的大好事，我们一向是非常支持的。我们的销售人员正在和伊朗军方联系，争取再给你们争取来更大的订单。”

“多谢孙代表，多谢你们的销售人员。”秦海由衷地说道。

送走孙代表，葛东岩回过头来，对秦海说道：“秦海啊，我实话跟你说，看到这批军铲之前，我也是捏着一把汗呢。如果你们没有完成任务，失信的不仅仅是你们，还有岳司令员呢。”

秦海道：“请葛排长回去告诉岳司令员，交给我秦海干的事情，是可以放一百个心的。”“嗯，但愿如此吧。”葛东岩道，“现在伊拉克的军铲送走了，我们的军铲呢？”

“哈哈，早给你们预备好了。第一批 500 把，已经装好箱了，你们来车拉走就行。用的全部是高强度合金钢，比给伊拉克的起码要好 50%。”

“这还像点样子。”葛东岩脸上绽出了笑容，“我知道你是有办法的人，除了军铲之后，再给我们部队琢磨点什么玩意儿，一块都给我们造了吧。岳司令员替你们拉业务，你们可不能忘恩负义。”

“不敢不敢。”秦海连声说道。

送走葛东岩，秦海没有急着回厂里去，而是来到了平苑一中，妹妹秦珊正在校门口心急如焚地等着他。

秦海一心想把妹妹转到平苑来上中学，以便自己能够就近地对她进行一些指导。可是临到要办转学手续的时候，他才发现自己把事情想得太简单了。平苑一中是北溪地区十三所重点中学之一，也是平苑县唯一的重点中学，还真不是随便什么人都能够转进来的。

“哎呀……这个事情……麻烦。”在教务处的办公室里，副教务主任侯春明皱着眉头对秦海和秦珊说道。侯春明是苗磊的舅舅，秦海正是通过苗磊的关系才联系上侯春明的。

“侯主任，我妹妹的成绩很好的，这是她在白河镇中学的成绩单。”秦海把秦珊的学籍档案递到侯春明的面前，说道。